

SICHUANWENYICHUBANSHE



于德才 著

风流 窑主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风流窑主

风流

责任编辑：何赐彬
封面设计：张仁华
版面设计：黄 迅

书名 风流喜主

作者 于德才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0年1月第一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9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13.5

印数 1—4,500 册

字数 260 千

ISBN7-5411-0479-5/I·442

定价：4.25元



作者简介

于德才，男，满族，1950年7月15日生于辽东山区。1968年9月初中2年辍学务农。1968年12月应征入伍，当过战士、干事、参谋。1978年10月转业到凤城满族自治县计委任计划员。1981年调丹东电台任驻县记者。1987年到辽宁文学院进修至今。

1976年始发表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。1980年始学做小说，发表长篇小说1部，中篇小说6部，短篇小说50余篇。所作小说曾多次获文学刊物优秀作品奖，中篇《山宝》、短篇《焦大轮子》分别获1985、1986年辽宁省政府文学年奖，《焦大轮子》获第八届（1985—1986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得者、辽宁作家于德才的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。

作品以辽东山区为背景，描绘出了辽东山区农民经商、开窑、搞运输、当保镖……的百业千行发家图，也展示出了赚钱、蚀本、弄权、杀人……的五光十色众生相。既浓墨重彩地勾勒出发迹大财去吃喝嫖赌的暴发户，也看似轻描淡写地描摹了本小利微、谨言慎行的劳动者；既写了黑着良心发财、畸变了心态的乡巴佬，也写了感情纯真、有着璞玉般心灵的山里人；既写了挣钱于肱股之间而又掷金如土的百万大户，也写了视命如草芥、重“义”轻生的胡子（土匪）传人……这一切，是喜？是忧？还是别的什么？作者并未论道，只将它展现出来，留悠长韵味，让读者去欣赏、去评说……

60172/47

目 录

1. 天门开	1
2. 温 锅	31
3. 山里风情	46
4. 风流窑主	66
5. 圣水	125
6. 龙源趣人三录	200
7. 女人的眼泪	231
8. 赵金旋	250
9. 焦大轮子	262
10. 东 西	295
11. 丁大棍子	316
12. 异 类	369
13. 物 异	384
14. 好 爹	404
15. 朋 交	412
做真诚的人 写真诚的作品（代后记）...	423

天 门 开

天 门 开

扔 宝 来

——民间神话

开 篇

东大山冷丁伸出一只脚，把绿石河当腰踹出一个急弯——一幢立陡的石崖，屏风一样挡在了沟口。老人们都叫它“石门”。因此这里就叫作“石门峪”。

石门峪实在偏僻遥远得不为人世所知，那些吃着从这里征购去的黄谷子、红高粱的人，怕也未必去想它们是哪一方庄稼人耕作出的。石门峪实在闭塞，除了队干部们，再就只有几个高中生和石德喜两口子尝过坐汽车的滋味儿……而这里的庄稼人，却又是那么地满意人世分给了他们这样一条大山沟，让他们在这里劳作生息；因此也就十分地满意老祖宗留传下来的久远而又悠长的小日子。

日子是久远而悠长的，更是清苦而艰难的。祖祖辈辈靠种地吃饭的庄稼人，却往往连肚子也无法吃饱；赵公元帅自然更不会垂青这穷山沟子的……然而，这里却流传着一个涉及到赵公元帅的、美好的神话——老年古月那时候，一个穷寡妇领着一窝孩子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。一个腊月天，她就跪在石门顶上，哭天喊地，冲南天门磕头。从傍晚一直跪到半夜时分，天边突然响起隆隆的雷声，紧接着南天门“咔嚓”一声裂开一道大缝子，哗啦啦掉下一些大石头小石头，飘悠悠落下一层雪花花。她赶紧去拣、去搂。一拿进家里，那些石头就一下子都变成了金子、银子，雪也变成了精细的白面……

——老人们都说：腊月天打雷就是“天门”开了，玉皇大帝派赵公元帅给庄稼人扔宝了。

——老人们都说：“天门”每隔六十年开一次……

多么神奇的传说，多么美好的期盼！然而，无数个“六十年”过去了，祖祖辈辈，石门峪的庄稼人无数次听说过腊月天的雷声，可从没见过南天门裂开过大口子，更没看见过有什么宝从天上扔下来。于是，这里虽然清苦、艰难，却又久远而悠长的小日子，仿佛永远令庄稼人满意地流传下去了。流年似水……终于，历史进入了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的冬天，一股比神话传说还要神奇的力量，冲越亘立的石门，无情地把石门峪这里平和的小日子连同庄稼人怡然自得的心境，彻底地搅动了，打破了。——紧接着令庄稼人欣喜、满足的土地包干到户的落实，又一

件令庄稼人大为吃惊、疑惑的事情，在石门底下发生了

.....

上院，下院，老哥俩想不到一个理儿上

石门底下向阳的坡脚处，毛桃树掩映了两幢屋脊挨着屋脊的茅草房。一道一人高的石墙正对脊缝砌出去，分割出两方相互独立的天地——上院，下院。

这时，上院的主宰者石德福老爷子，正惊恐地睁大眼睛、伸着脖子从大墙豁口朝下院观望。这石德福是石门峪首屈一指的庄稼把式，赶车扶犁、扬场堆垛、饲牛喂马、烤烟放蚕，哪样都做得有门有式。因此他就常嘟哝：“庄稼人，种地吃饭，哪路活计不精细了行？现如今这青年人，什么什么不会，都妈巴子‘鲁生造’，早晚老辈人没了，一个个都妈巴子得去要饭——饿死！”听听，活像鲁迅笔下那个慨叹一辈不如一辈的“九斤老太”。——小青年们背地里都叫他“老九斤”.....

老太太喂完鸡鸭喂完猪，也扭着尖粽子似的小脚走过来，挤着老头子肩膀跷脚望过去，同时惊神诧态地抻平了一脸核桃纹，啧啧地砸响了舌头：“他爹，说是要掐弄石膏人儿哪？——他四婶——说的！”

“老九斤”没理她，只把水泡眼眨巴了一下。

下院，石德喜两口子正蜂忙着从西间屋往东间屋倒腾箱子、米柜和杂乱家什，四个女儿正在拆除间壁墙，往外

抬石头，泥块，咕咕嘎嘎又说又笑……

石德喜是“老九斤”的四弟，四十六岁，又矮又瘦，却长了个葫芦头似的大脑袋，一双小眼睛总是不停地眯咕着，透出十分的机敏、灵活。他是大哥大嫂从四岁时拉扯大的，据说那时还和大侄子仙宝争怀——抢嫂子的大奶子嘞呢。他五六年进城里的工艺美术厂当学徒，后来因为说了一句“亩产万斤粮，老农喝菜汤”的话，被戴了“帽”送回来改造……

“哎，我说腊花，”石德喜翻腾了半宿身子，终于披衣坐了起来，两眼凝视窗玻璃上呈现多种奇幻的图案的冰凌花。头年刚刚分完了土地，过了年就又听了中央（83）1号文件的传达，他的心活了，睡不着觉了。“我说……”

“你说，你说！——谁不让你说啦！”媳妇刘腊花打了三个哈欠。她也没睡着。

“我说，咱们以后就光靠种那十来亩地过日子？”

“那怎么过？”腊花懒懒地翻过身，右肘头顶在枕头上，托着脸腮半支起身子，瞅着丈夫，“我这些天也老寻思，就这么点山坡薄拉地，种好了也光能吃饱肚子，可一家子人穿的、用的……”

“反正，光靠种点地富不起来，谁也富不起来！”石德喜仰躺下来，两只瘦小的小手托着后脑勺，频频地眯咕着小眼睛。“得想法搞副业！”

“那，养鸡？养羊？……咱们也没那千八百块的本钱呀。唉，别人不也是光靠种地吃饭过日子吗？咱，也这么

凑合吧。”

“凑合？”石德喜叹口气，陷入沉思。是啊，别人都是靠种地吃饭。这里祖祖辈辈都是靠种地吃饭。所以大家都争抢着要地，要好地；一人一亩多地一分到手，大家也就一下子都心满意足了。可是，就光靠种这么一点地，可能不会再饿肚子了，因此就可以满足了吗？——吃饱肚子，多么可怜的满足啊……石德喜突然侧过头，几乎和媳妇鼻子碰着了鼻子：“我说，文件上不是讲允许离开土地经商、办工厂吗？”

“啊？那倒是。——去！”腊花把丈夫的脸推远一些。是倒是，可是在这石门峪开饭馆？支小摊？这大山沟子穷巴巴的几十家，谁来买，谁来吃？

“办那些个项目不行，”石德喜打断腊花的叨叨，“我说，咱们办个工厂，做石膏像怎么样？”

“啊哟，怎么不行！”腊花呼地一下坐起来，“你这大脑袋还真没白长！行，行行……”然而，激动只是一瞬间，接着她又叹了口气，“那可得好几千块垫底儿钱，可咱，还欠着债呢……”

“咳，这好办，信用社不是有贷款在那给咱预备着？去借。有本不愁利！”

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，他们决定把土地转给别人，自己开工艺美术厂，倒出西间屋作厂房……

这时，膀大腰圆的刘腊花正和干巴矮小的丈夫抬出一口红漆大米柜。被抬起的米柜一头高一头低，重量都压在

前面石德喜撅起的屁股上，他使劲扭过脖子喊：“哎哎，你再低、低点儿，呛、呛不住啦……”腊花只好把几乎弯成九十度的腰再弯下一点。好家伙，下巴顶到柜顶上，顶得脖子后仰，酸胀得大梁骨直抽筋，那样子叫人看着都难受：“跟你、你俩抬，叫人活受、受罪……放下，放下！”

石德喜站在那里哈哧哈哧直喘气。刘腊花扭动着脖颈捶着腰，指鼻子咧嘴地骂：“你们石家祖宗没积德？咋养下你这么个地埕子！”不知石德喜小声说了句什么，两个人一下子都“噉噉噉”地笑起来，笑个不停。刘腊花，用上院老大嫂的话说，当年可是个“水水灵灵、飘飘摇摇”的俊俏闺女。石德喜这个地埕子能娶上她而且又能二十多年夫唱妇随、合心合套，完全是因祸得福（艳福）。反右时，一个是“右派”，一个是“富农崽子”，一块被赶出城里的工艺厂，作成了一对儿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——“老鸽子落到了母猪背，谁也不嫌谁皮黑。”

刘腊花一扭脖子一扬脸的当儿，一下子瞥见大墙豁口有一张青皮紫面的老脸，像卡在豁口上的一个大冻窝瓜；一愣神儿，立即认出是上院大伯子，赶紧背过身。几乎就是她刚一愣神的当儿，“冻窝瓜”，赤溜一下不见了，现露出正好坐下一个大屁股的墙豁口。

“呸！”“老九斤”狠巴巴吐了一口。

福、禄、寿、喜，老妈正好生下他们哥四个。“老九斤”看不上老二德禄、老三德寿，说他们懒；尤其看不上

老四德喜：“那东西，邪门歪道不安份——看他那双眼睛，眈眈，眈眈！”因为老四德喜不止一次说过他“种了一辈子地也还是不知道怎么种地”。因而他觉得：“儿辈们越来越不安份，越来越瞧不起他这老把式，并因此而对他不恭敬、喊他“老九斤”，都是由邪门儿的老四传带坏了的！现在这个时候，越是看见下院两口子张张罗罗、亲亲热热，他就越不是心思、越气不打一处来。石门峪搞土地承包到户，“老九斤”一百个对心思。可是，他冷丁听说老四不要地了，要办什么工厂？吓得他脊梁杆嗖嗖冒冷风——怎么能不要地？如今家家都削尖了脑袋争地抢地哪！他赶紧过下院去一问，果然是真！“老九斤”顿时两眼冒火：“你这是找饿死啊？庄稼人祖祖辈辈哪个不是靠种地吃饭？你……”老大哥抓心掏肝，四弟却一句也没听进去：“种地吃饭，种地吃饭，你这套老祖宗的喀儿，该拿去垫圈了！”“你——好你个！你——敢骂祖宗！大哥再不管你的事！”“老九斤”没当场气咽了气儿……没过多久，又一个消息使“老九斤”惊得眼珠子不会动弹了——老四把全家十五亩责任地全转让给了王斌！王斌才种了几天地，庄稼行里算上个什么手儿？非叫他把那地糟踏了不可，这大山沟里土地金贵着哪！瞎，就算你老四听不进大哥的话，非要办那扯淡的工厂，也该把地转让给大哥呀，谁不知道，在石门峪只有大哥这把式才亏不了那土地的。再者说，你老四就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啦？早晚有一天你后悔了，回过头来又要种地，大哥能把地痛痛快快地都

还给你，可外姓旁人能吗？那合同一订可就是五年啊……

“他爹，”老太太冲着呼呼生气的老头子说，“去下院看看吧，叫他们别闹玄啦——眼下，去找王斌把那地再抽回来，还赶趟。”

“老九斤”翻了翻眼皮没吱声，捧起块大石头，使劲砌到豁口上。

“好歹是兄弟，脍臭不能割扔了。你就去劝说劝说吧，掐弄那石膏玩艺儿，哪卖去？”

“要你操心！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叫他瞎胡作践去！”

“唉——”老太太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下院的劳动声，说笑声，隐隐隔墙传过来。

变卖家产，活眼见的两个败家子儿

西大山的崖尖顶上，刚刚涂上一抹鲜亮的阳光，依山傍水的农舍顶上，刚刚升起一缕缕炊烟。南沟北岔偶尔几声雄鸡的啼鸣，在清新、幽静的山谷里，显得那么虚幻遥远，又那么真切而实在……

“还不滚起来！”刘腊花把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，端放到还没爬出被窝的丈夫枕边，“快吃了。赶紧给我办贷款去——早四脚落地了早开工。”

“得令！”石德喜一掀被子坐起来，赶紧登上裤子穿上袄，“妈的，差点忘了。”

要办工艺美术厂，厂房有了，倒出了西间屋；技术也有，两口子都学过徒；人手也不愁，家里四个挨膀的大闺女。当然，买石膏粉原料，买各色颜料和硝基木器清漆，买喷枪、买橡胶模子，至少也得四五千块的本钱。别的不说，光橡胶模子一个就一百几十块，而买二十个三十个，就得三千多块……其实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到信用社贷个四千五千就行了。——上级不是专拨下来一笔扶持专业户的无息贷款吗？一贷五年，到期还本——天底下哪有比这再方便、再便宜的事！

“贷款办工厂？好嘛，可以可以。”信用社的一把手莫主任亲亲热热，握了握石德喜干巴巴的小手儿，“搞商品生产，我们可是大力支持，大力支持！不过——小吴，”他喊一声那个正在埋头理帐的小丫蛋子，“把那本‘拖欠’找给我。”帐本递过来，唰唰唰地翻到“石门峪”一页，笑着递过来，“不过，你可得先把这五百八十元的三角债窟窿堵上，不然……”。

帐面上尽是密麻麻的小格子，石德喜有幸占了其中窄的一横条。白纸黑字，是去年冬包产到户时由生产队一笔转过来的。

“莫主任，”石德喜陪着十二分小心，“你先贷我三千也行。挣钱就还，明年这个时候，保证连拖欠带贷款一齐还清！”

“那可不行啊，我们是先收欠款后放贷款，不能羊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没回。”

“莫主任，这么说——”石德喜一下咽下不说了，眼睛不停地眯咕着：先收后放？好个先收后放！石德喜不是不知道，东、西河沿生产队有好几个万元户，自家的钱都花不完，信用社却还给他们一家贷了五千块无息贷款，说什么“扶持重点专业户”，其实还不是为了信用社捞个大奖状，个人再从万元户那里得点好处？又有名又有利！听说那几个万元户都把五千块贷款又挪个地方存上了，干吃五年利息。可是手头没钱又想搞点什么项目的，信用社却说是“黑窟窿”，一个子儿不贷。这叫什么扶持商品生产？……石德喜实在无法理解。但是，站人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他还是硬挤出一脸笑：“你看看，我……”看见莫主任掏出土烟来要卷，他冷丁想起自己曾预备在兜里的香烟，赶紧往外掏，心里骂一句自己笨蛋，嘴里却说：“抽这个，莫主任抽这个……”

莫主任膘了一眼，是大“辽叶”，就一下一下掐咕着土烟荷包，等着他把那锡纸封口打开。“德喜，你怎么选了这么个项目？你可以养鸡养牛嘛，可以栽人参、天麻嘛，可以……怎么偏偏要捂弄什么石膏像？那玩艺吃不得喝不得，卖给谁去嘛！你再想想，能不能再变个项目？不然，我也不好办啊。就凭这个项目，我们也不大敢往里面扔钱呀……”

“谢谢你的好心开导，”莫主任还没谆谆教导完呢，石德喜冷丁站起来，把已抽出的那支香烟又往盒里一捺，不无讥讽地吐了个烟子：“——再见！”撵屁股走人了。走

到门口，又扭过头，冲正在发愣的莫主任又扔下一句：“你那无息贷款，留着去换大奖状吧，留给万元户拿去下崽吧！”……

“伙计，看来自己的经得自己念了。”

石德喜败兴而归，两口子方知要办一个工厂（一个小小的家庭工厂），实在不易，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的情绪，一下子冷静下来。

“没他的贷款，咱照样办工厂！”

刘腊花分派丈夫在沟里各家借点，自己屁股一抬，走了趟外县的娘家，很快就揣回一千块。可是，石德喜在沟里沟外借了一圈，却一个仔儿也没借到。——你石德喜一个穷户人家要集大钱办工厂，瞎扯胡来嘛！连信用社都怕掉你这黑窟窿里，小家小业的，谁还敢瞪眼往里扔钱？

村子里借遍了，只剩下上院没去借了。石德喜硬着头皮去了。

“冲我借钱？我没钱！”“老九斤”鼓着眼珠子，又把四弟狠狠地教训、挖苦了一顿。“我就是有钱，也得留着干正经事！”

石德喜被一溜跟头冲了出去。

“嘻，”石德喜被冲出去后，老大嫂不忍心了，“他爹，就把咱柜底搁的那三百块借他救救急呗？亲弟亲兄的，也不能做得太绝情义了……”

“去那边去！”“老九斤”鼻子哼着，~~鼻孔里喷着气，~~“借”他？——你也去撮火打气，鼓捣他不走~~他爹也不肯借~~